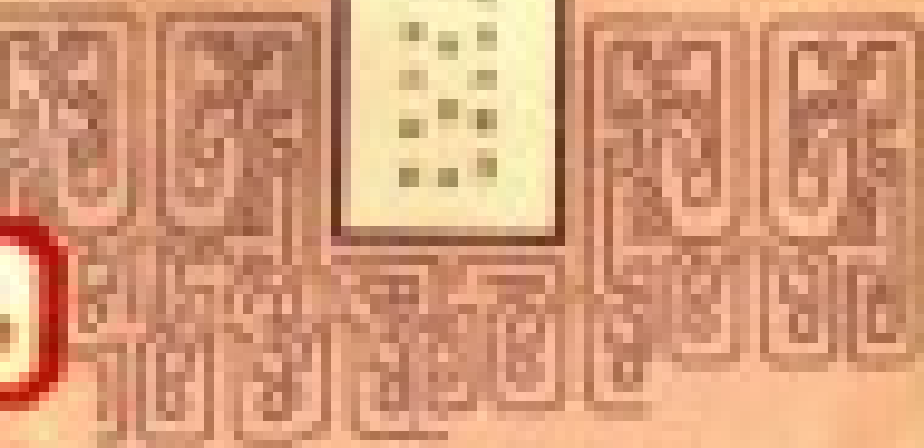


拳打鎮天西

（北京評書選）
黃存洲述
北京出版社

孝行錄

卷之三



拳打鎮關西

(北京評書選)

黃存洲述

內 容 提 要

宋朝，汴梁农民金老，因收成不好，交不起地租。地主魏老虎派人搶去他家仅有的粮食，还要强佔他的女兒为妾折債。金老帶了妻女棄家逃到渭州投亲，又扑了空。金媽媽急病而死，父女更加痛苦。渭州惡霸郑屠，自称“鎮关西”，無惡不做，霸佔了金女翠蓮又加以种种虐待，最后被郑屠的老婆赶走。郑屠訛詐金老，說是給过他三千貫錢，逼他还債。金老無奈，就同女兒各处卖唱。一天在酒楼哭泣，被勇敢仗义的魯达听見。魯达疾惡如仇，聞言大怒，立刻周济了金老銀兩，叫他們远走，自己就戏耍了郑屠，三拳將他打死，逃离了渭州。后在雁門县巧遇金老，这才由金老的女婿赵員外介紹到五台山出家，人称“花和尚魯智深”。

这个評書段子是根据《水滸傳》說的，增加了一些情节。

拳打鎮关西（北京評書選）

黃存洲述

北京出版社出版（北京東單華鐵胡同3號）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95號

北京印刷廠印刷 新华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

開本：787×1092 1/32 · 印張：2 1/16 · 字數：44,000

1958年6月第1版 1958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數：1—19,000册

統一書號：10074·255 定價：（6）0.19元

話表北宋徽宗時候，陝西延安府鎮守邊疆的種師道——人稱為老種經略相公——帳下有一軍官，姓魯名達，關西人氏，生得身材魁偉，膂力過人，性格直爽，心地樸實，疾惡如仇，抑強扶弱，慣打路見不平。自幼學得馬上步下武藝多般，有萬夫不當之勇，在邊庭上，立下許多戰功，老種經略相公十分契重。也曾做到關西五路廉訪使。只因種師道之子鎮守渭州，手下無人幫護，老種經略相公便將魯達撥到渭州經略府中做了管軍提轄。

渭州距離邊庭較遠，地面倒也平靜。魯達閒暇無事，這一天清晨起來，梳洗已畢，因昨夜晚間多喝了幾碗酒，覺得口乾舌燥，由打經略府里出來，走進路南一家茶鋪。伙計連忙上前招呼：

“提轄。今天早啊！請里边坐。”

“休要嘮叨，快快泡個茶來。”

伙計趕緊將茶泡好，放在桌上。魯達正自吃茶，只見從外面進來一人，年約十八九歲，頭戴青絹軟翅紫巾，身穿白綾團花征袍，腰系梅紅色攢線搭膊，淡青中衣，薄底靴子，肋下配帶雁翎鋼刀一口，手里提着一個藍布包裹，腕上挎着一頂白范陽氈帽，上撒一撮紅纓。往臉上觀瞧，面似銀盤，兩道劍眉，一雙闊目，鼻直口方，大耳相襯，精神足滿，体格

强健。魯达見了这样一个年輕壯士，非常愛慕。

書中略表：这一年輕壯士，祖居华陰县史家村，自幼好武，愛習槍棒，身上刺着九条青龙，人都叫他“九紋龙”史进。曾拜东京八十万禁軍教头王进为师，学了全身武艺，弓馬嫻熟。王教头被当朝太尉高俅逼迫，逃出汴梁，前去延安府投軍。师徒分手以后，史进結交了少华山神机軍师朱武、跳澗虎陈达、白花蛇楊春三个好汉，在自家园中摆設筵席，庆賞中秋，被官府得知，兵圍史家庄。史进为顧全好友，火焚庄院，与朱武、陈达、楊春杀出重圍，同归山寨。只因不肯落草，才离开少华山前往延安府寻找师傅王教头。路过渭州，听說此处也有个經略府，史进心里寻思：莫非师傅就在这里嗎？看見道旁有一茶舖，这才进来找了个座位，把包裹氈帽放下，要了茶水，便向伙計問道：“我跟你打听打听，这里經略府在什么地方？”

伙計回答：“經略府就在这西边路北。”

“再借問一声，經略府中可有个王教头嗎？”

“这我可說不清，……”伙計說着用手往魯达那边一指，“客官，你要打听經略府里的教头，可以問一問这位提轄。”

史进抬头一看，在对面坐着吃茶的那个人，果然是个軍官模样：身高八尺，腰闊十圍，头戴芝蔴罗万字紮巾，身穿鸚哥綠战袍，腰系青絲縹，大紅中衣，虎头官靴。紫微微一張臉，兩道濃眉，一双虎目，直鼻闊口，大耳朝怀，颌下一部連鬚落腮鬚鬚。史进看罢，便站起身形，將佩刀解下，起步向前，抱拳施礼道：“在下多有冒昧，請問这位提轄尊姓大名？”

魯達欠身還禮，說了姓名，隨着問道：“壯士，你姓什麼？叫什麼？哪里人氏？你打听經略府，要找哪一個？”

“提轄若問，在下姓史名進，家住華陰縣史家村。我有一個師傅，是八十萬禁軍教頭，名叫王進。請問提轄，經略府中，可有此人？”

“這個，……你問的可是那在東京汴梁得罪了太尉高俅的王教頭嗎？”

“不錯，正是。”

“哎呀！王教頭不在此處，他在延安府老種經略相公那里。俺這渭州是小種經略相公在此鎮守。”

“噢噢！那就是了，多謝提轄。”

史進正要轉身歸座，魯達道：“慢着，慢着，俺再問問你，你莫非就是史家庄的什麼……九紋龍史大郎嗎？”

史進躬身再拜：“不敢當，正是在下。”

“嘿！這倒巧得很。俺與王教頭在延安府會過幾面，常聽他提到你，真是聞名不如見面，見面勝似聞名，果然話不虛傳，沒想到今天在這裡相遇。來來來，你我到街上沽飲幾杯。”

魯達拉着史進的手，告訴伙計：“茶錢與俺記下。”

伙計連忙答應：“是啦，是啦，提轄你老請吧。”

史進拿上包裹，氈帽，帶好佩刀，隨着魯達出了茶舖。二人攜手攬腕，往西走了不遠，只見路旁圍了一羣人，里三層外三層的。魯達、史進來到近前，分開眾人，往里边看了看，原來是個打把式賣膏藥的，地下放着刀槍棍棒，當中有一個藥箱兒，上面擱着一個銅茶盤兒，盛着一大堆膏藥。賣膏藥的那個人，三十多歲，淡黃面皮，光頭未戴帽，髮髻高

挽，竹簪別頂，身穿青布對襟綁身靠襖，腰系皮挺帶，灰色底衣，打着花裹腿，藍袜子，魚鱗洒鞋。已然練完了一趟短棒，手里攥着一大把膏藥，正在挨着個兒分遞給買主，一邊賣着一邊收錢。史進一瞧，認得是當初學拳腳時的開蒙師傅，名叫李忠，綽號打虎將。這才叫了一聲：“師傅，好久不見啦。你老一向可好？”

李忠見是史進，慌忙叫道：“大郎，你怎麼到這裡來啦？”

當時魯達在一旁插言便道：“既然是史大郎的師傅，走吧，咱們一同去吃酒。”

李忠常在渭州城里關外做生意，認得魯達，笑着說：“好好，提轄稍等一會兒，我賣完了膏藥，咱們一塊兒走。”

“噯！誰耐煩等你，要去就去！”

“提轄別生氣。我的買賣還沒做完哪，怎能就去呢？這么办吧，大郎，你同提轄先行一步，我隨后再找你們去，好不好？”

史進尚未答言，魯達就跟那些買膏藥看熱鬧的人說：“今天不練啦，膏藥也不賣啦，散散吧！散散吧！哪一個不走開，俺是現打不該着！”

說話之間，連推帶搦，把眾人趕得一哄而散了。那些人也有認得魯達的，也有不認得魯達的，這樣一來，自然都要談論談論。單說有個姓王行三的，不認得魯達，被魯達推了一下，心里有點不痛快，跟他們隣居李二說：“二哥，你買着膏藥啦嗎？”

“我沒買，我就為煦煦練把式的。”

“你看我才倒霉哪，膏藥也沒買着，還讓那個大個兒推了我一個屁股墩兒。他是干什么的呀，把人家買賣給攪啦，還動手打人？怎這麼蠻橫不講理呀？”

“兄弟，你敢情不認得他呀？”

“我不認識他，反正他不是好人。”

“我告訴你，他就是經略府里的魯提轄。”

“噢！當軍官的，可不是嗎，有虎皮兒披着，欺壓老百姓，哪有好人哪！這就難怪啦。”

“不能那麼說。魯提轄這個人，兄弟你是不知道，他就是這樣暴脾氣，實在是個好人。”

“你別說啦，急性子、暴脾氣就是好人哪？我聽着都透新鮮，……”

“你不信吧？我說兩件事兒，你就知道他是好人不是好人啦。……”

“你說說我听听。”

“這話是頭年的事，那時候兄弟你還沒搬到這兒來哪。咱們隔壁林家二虎，你知道不知道？”

“知道啊！做小買賣的，聽說很孝順他爹媽，人也挺老實。”

“哼！這當兒是個孝子啦，從前遊手好閑，無所不為，打爹罵娘，都沒人理他。……”

“現在為什麼這麼好哪？”

“不就是讓魯提轄給管教過來了嗎！揍了他一大頓，打了個半死兒，二虎起誓發願地說再也不敢啦，魯提轄才給了他五兩銀子，叫他做個小本經營，养活他爹媽。你想想，錯非

人家魯提轄，誰能办得到啊！还有一件事兒，也是我亲眼得見：咱們东口外头万兴粮店，有个小姑娘拿着兩串錢去买米，給了那个伙計啦，伙計一忙，就忘了，硬說小姑娘沒給錢，不給称米。小姑娘可就哭啦。掌櫃的太不对啦，打了小姑娘一巴掌，还說是誠心上这兒来搗乱。正赶上魯提轄走到那兒，一問小姑娘怎么回事，小姑娘哭着这么一学舌：兩串錢是紅線繩穿着的。魯提轄就到櫃里边問伙計：收的錢都擱到哪兒了？伙計說：都在錢筒子里哪。魯提轄拿起錢筒子来，往地下一倒，把錢全給倒出来了，果然里头有兩串錢用紅線繩穿着。伙計一瞧，沒的可說啦，掌櫃的直賠不是，給魯提轄作揖認錯兒。魯提轄罵了他們一頓，叫伙計給称了米，亲自把小姑娘送回家去。就冲人家办的这事兒，別看他粗，粗中有細，能說不是好人嗎？还有一擋子事，我听別人說的，我可沒瞧見。咱們这兒州官的兒子，誰不知道他叫花花公子，沒人敢惹吧？四月初八那天，他帶着家中僕人，去逛药王庙，瞧見一个女子，長得美貌，这小子也真急，喝令僕人，当时就要搶。可巧被魯提轄撞上啦，眼瞧着他們要搶人，能不管嗎？魯提轄一生气，把这位花花公子連他手下僕人都給打得鼻青臉腫，个頂个兒，抱头鼠竄，全跑啦。为这件事，州官到經略府面見小种經略相公，說魯提轄打坏了他的兒子。因为魯提轄是老种經略相公派来的，小种經略相公也不敢把魯提轄怎样。听說魯提轄当着小种經略相公的面，說州官家教不严，縱子胡为，倚仗势力，搶夺民女，給了州官一个大嘴巴，打得州官直哭，跟狗似的，夾着尾巴就溜啦。你說可樂不可樂？类乎像这的事情，人家魯提轄可就做

多了，跟你一时半会儿也說不完。你沒听說過咱們这里的人打架斗毆，抬槓拌嘴，常有这么句口头話兒嗎：‘咱們別亏心，誰要亏心，叫他遇見魯提轄。’可見人家魯提轄才是真正地道好人哪！”

“哎呀！听你这么一說，这位魯提轄实在不坏，可惜咱們穷，跟人家交不到一塊兒。”

“兄弟，你这話又不对啦。惟独魯提轄这个人，你要有錢有势，他还真看不起，穷朋友倒能交上，可是得走得正、行得正才成哪。不瞞兄弟你說，我还跟魯提轄喝过兩回酒呢。”

“二哥，是你請魯提轄，还是魯提轄請你呀？”

“唉！你这話說的够多沒勁！魯提轄才不在乎这些小节哪。”

“二哥，那太好啦，遇巧了咱們跟这位魯提轄近乎近乎。我就佩服这样的人，他叫我死我都不含糊。”

“得啦，得啦，人家干嘛叫你死啊？你別胡扯啦，快家去吃飯吧。”

不提这二人談談論論。再表打虎將李忠，見魯达把众人赶散，敢怒而不敢言，只好陪着笑臉說：“好一个急性子的人！”

当下拿繩子捆好了刀槍棍棒，膏药攔到药箱中，卖进来的錢，裝入布袋，掖在腰間，把东西物件寄存客店里，急急忙忙，收拾已畢，这才随同魯达、史进二人，一直往西。走到十字街，拐弯抹角来至州桥迤北路西一个当地有名的潘家酒館。三人上得楼去，揀了个寬綽潔淨的屋子。史进請魯达

上首落坐，自己与李忠左右相陪。

魯达是这里的熟主顧，酒保連忙过来殷勤招待：“提轄，就是您三位嗎？还等客人不等啦？吃什么酒？要什么菜呀？今天我們这兒的鯉魚可特別新鮮，……”

“好酒好菜，快些拿来，絮絮叨叨地做什么！”

酒保赶紧擦抹桌案，放好杯筷佈碟兒，不多时，摆上了一桌上好的菜。三人推杯換盞，暢飲开怀，說些閒話，講些武艺。正在高談闊論，酒兴方濃，只听隔壁屋里嗚嗚咽咽有人啼哭。魯达当时大怒，把酒杯往樓板上一摔。

酒保听得声响，連連答应：“来啦，来啦，提轄是添酒啊？还是續菜？”

“俺添什么酒？續什么菜？你們这兒，好無道理，教人在隔壁哭哭啼啼，攪俺弟兄們吃酒！”

“提轄別生气，我們哪敢教人啼哭打攪客官吃酒！因为有卖唱的父女兩個，沒掙着錢，伤心落泪。我正攔他們哪，这就把他們轟了走。”

“哦！原来有这样事。你把他們叫来。”

酒保以为魯提轄許是要听唱兒，工夫不大，就給叫来了。头里走的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人，面黃肌瘦，花白鬚鬚，戴着一頂隨風倒的破氈帽，穿着一件灰布夾袍，藍褲子，白袜青鞋，手里拿着兩塊小竹板。背后跟着一个十八九岁的妇人，烏云高挽，鬢似刀裁，虽無十分容貌，倒也清秀苗条，上身穿着月白色素花半旧的小襖，下面是青絹長裙，擦着眼淚，上前深深地道了三个万福。

那老人也过来施礼問道：“三位客官，听什么曲兒？”

魯達一摆手：“不听曲兒。俺要問問你們，哪兒的人？姓什么？这一女子，你为什么啼哭？”

他們父女二人，这才把所遭不幸、被屈含冤的經過，从头至尾，說了一遍。

書中交代：这个老人，乃是东京人氏，家住汴梁城北五里屯，姓金行二，当地人都叫他金老，是个懦弱誠实的人。妻子周氏，在年輕的时候劳累过分，身体多病，晚年才生了这个女孩兒，名叫翠蓮，自幼聪明伶俐，父母爱如掌上明珠。翠蓮長到十七岁，金老夫妻已然年过半百了。一家三口，靠着租种人家六亩薄田度日。金老每天下地耕种，周氏在家里紡棉花織布，翠蓮也帮助父亲下地，也帮助母亲操作。遇到年成好，六亩地也能有几百斤粮食的收获。遇到荒年，收成不好，不但交不上地租和田賦，連一年的过活都沒有指望了。

这一年正赶上上下澇雨，到秋收的时候，他們的六亩地才打了三斗半粮食。金老咳声嘆气地說：“唉！忙了这么一个年头，才打了这么点兒粮食，实在不好办哪！”

翠蓮看着父亲这样發愁，在一旁解劝：“爹，你甯着急，急坏了也是白饒，誰讓赶上今年下澇雨呢！咱們有这几斗粮食，我跟我媽再多織点兒布卖出去，咱們也能对付啦。”

“孩子，你也不是不知道啊，咱們兩季沒給人家地租啦，还得交田賦呢。这三斗粮食都不够給地租的，不用說一年，就是这一冬，咱們吃什么呀？”

“爹，不要紧，咱們跟他們說說，等过年收成好，再一塊兒补交，还不成嗎？”

“他們哪能那么好說話兒啊！你說沒有收成，他們才不聽那一套呢。再說你伯伯死的時候，不是還借了人家四兩銀子哪嗎？甭說還本兒，連租子帶利錢算到一塊兒，把这三斗多糧食都給了他們，人家還許不答應呢。”

翠蓮听爹爹这么一說，心里非常难过，低头不語，眼淚在眼圈里直轉，帮助母亲把晚飯做好。金老哪里吃得下去，淨剩了着急啦。

第二天早晨，母女两个正解劝金老，不要發愁，就听院里有人叫：

“金老在家嗎？”

金老一听，知道是地主家管事的罗九来啦。罗九是个四十多岁的黑胖子，兩撇黃鬚鬚，嘴里說好的，可是不行好的，口是心非，是个为虎作倀的这么个坏傢伙。金老哪敢得罪他，連連答应：“罗九爷，請进来坐。”

罗九大搖大摆地走进屋中，金老讓坐。罗九乐嘻嘻地說：“怎么样？今年收成的不坏吧？”

“嘻！不坏什么呀，才打了三斗半糧食。”

“咦！別人收成的都挺好，怎么單你們的收成不好呢？可是这么說，甭管收成的好坏，一共是三季地租，也得全补上，不然的話，我們东家他可不答应！再者說，你欠的債兩个月利錢也沒給哪。不瞞你說，我們东家讓我来跟你提，三天以內一笔清！你要办不到，他可就要收地啦。”

“哎呀！罗九爷，这……我怎能办得到啊。你得替我跟东家說說，等过年收成的好，一定把所欠的都补上。九爷你瞧瞧，这三斗半糧食連一冬也不够吃的，你能看着我一家三

口餓着嗎？”

羅九眼珠一轉，腦袋一晃：“你說這話，我听着倒也怪難過的。可是有一節，我也是給人家跑腿兒，掙這倆錢真不容易，東家叫我怎麼跟你說，我就得怎麼說。至於你實在交不了，你想，有我什麼呀？可是他要把地收回去，那我可也攔不了。你們有這幾畝地湊合着還好一點兒，連地都沒得種啦，那你們可就更苦了。我說的對不對？”

金老連連作揖：“是啊！你说的很對。別管怎麼着，還是得請九爺替我們哀求哀求，明年一定把地租补齐，連欠債都還清了。”

羅九一撇嘴：“好吧，我這人，你也知道，最是心慈面軟，話兒准給你帶到，成不成我可不敢保。”

“那好極啦，請九爺多分心受累吧。”

羅九從金老家裏出來，趕忙去回稟他們東家。

說起他們這個東家來，姓魏，外號叫魏老虎。在這一方，他的房產地畝不計其數，專靠收租、放債、喝窮人的血長了一身肥肉，與吃人的野獸一般，所以大家給他起了這個外號。

羅九剛剛跟他一提金老打的糧食太少，給不了地租，魏老虎把眼一瞪：“什麼？不交地租？他這是要造反哪！你還替他報苦窮？這倒不錯，吃劉秀的飯，給王莽辦事。甭費話，趕快帶着人去，有糧食搬糧食，有東西搬東西！欺負你家魏大爺，那算他瞎了眼啦！”

羅九一看東家生了氣，連連應聲：“是，是，是，我這就帶人去。”

当下就帶了三个家人，来到金老家里，假裝皺着眉头跟金老說：“实在对不住，我跟魏大爷怎么說，他也是不答应，叫我們来，有粮食搬粮食，有东西搬东西。”

“九爷，千万可别这么办！要把粮食弄走，我們一家子吃什么呀？”

翠蓮的母亲也过来央求：“九叔，你可憐可憐我們，給我們說句好話，忘不了你的好处！”

“二嫂，不是我不給你們說好話，东家叫这么办，我有什么法子！我为你們还担了挺大的不是呢。”

这时候，三个家人，不容分說，早把粮食全給搬出去了。

翠蓮揪着罗九衣袖，哀告着說：“叔叔，你別讓他們搬走粮食成不成？”

罗九上下打量了翠蓮一番，微微一笑：“翠蓮，你央告我有什么用？你要把魏大爷伺候好了，倒許能成。”

翠蓮听罗九說的不像人話，就不敢言語了。罗九往四下里瞧了瞧，没有什么值錢的东西可拿，便帶着三个家人扛着粮食揚長走去。金老一家人，面面相覷，眼看着讓人把粮食全搬走了，一点办法也沒有。

罗九帶着家人回去，把扛来的粮食讓东家看看。魏老虎快快不乐地說：“这么点兒粮食，拿来干什么！难道說他們家里就沒有值錢的东西嗎？为什么不拿呀？”

“淨是些破桌子爛板凳，咱們要那个做什么。值錢的倒有一样兒，就是他女兒翠蓮長得可真不寒蠶。”

魏老虎听罗九这么一說，点头微笑道：“翠蓮我倒 是 見過，長得是不錯。这么办，你跟金老去說，要是把他女兒給

我做個二房，地租欠債我全不要了，把六畝地連那几間房也給他。老九，你要把這件事兒辦成了，我給你十畝地。”

“好吧！這事兒交給我啦。不論怎麼跟他說，也得辦到了。”

“你趕快把糧食給他送回去，就跟他把我的意思說一說。我听你的回話兒。”

羅九立刻帶着家人又把糧食給金老送回。金老真沒想到有这么一手兒，必是羅九給說了好話，魏老虎發了善心啦，自是感謝不遑。等到羅九把魏老虎要娶翠蓮做妾的話一提，金老可就愣啦。

“羅九爺，孩子的歲數還小哪，這……件事我可實在不敢從命。”

羅九兩眼一瞪，雙手叉腰：“你這人可太不懂事啦！我是為顧全你們，才從中替你求情。跟魏大爺做了親，房子地都有了，你們老兩口子还有什么急着啊！這是一件好事，為什麼不辦呢？不然的話，你也聽說過魏大爺的厲害吧？你們可得罪不起呀！”

金老尋思了一會兒，說道：“九爺，你先回去，容我們商量商量，怎麼樣？”

羅九微微一笑：“可以吧，三兩天我听你的喜信兒。”

羅九告辭去后，金老跟周氏一說，周氏也不願意，翠蓮聽見這個事，倒在炕上，泣不成聲。金老過來安慰：

“孩子，你甭難過，做爹媽的能夠往火坑里推你嗎？我這兒是跟你娘商量怎麼回復他們，你干麻哭啊！”

金老夫妻兩個，合計了半天，還是周氏想起一個主意來，